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六

起建武二年
盡建武三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

魏拓跋宏太和十九年

春正月壬申遣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

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

拒魏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

淮北時已屬魏故詔不得

侵掠其人乙未拓拔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

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

蕭惠明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

劉昶王肅攻

襄陽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魏以肅爲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

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

攻道攻城之道矢石之所集也

固志意閑雅臨敵勇

決昶始奇之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爲使持節都督西北

征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己亥魏主妥濟淮二月至

壽陽眾號三十萬鐵騎彌望

彌望猶言極望也孔穎達曰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

復見之是爲極望

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

者親撫慰之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崔慶遠出應之

慶遠問魏主曰川境旣殊遠勞軒駕屈完有言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依違乎慶

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

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

同惡

子怪子憇子敬子真子倫并遼林海陵爲七王

已伏管蔡之誅其餘二十餘王或內

列清要或外典方收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惟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爲苟貪天下乎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爲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敝衣服而遣之戊申魏主

循淮而東

過壽陽不攻引兵東下

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放遺齊

俘三千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止遣左衛將軍崔慧景甯朔將軍

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眾號三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

中負楯而立

攻城甚急矢石交至故負楯而立以自蔽

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

里畏魏彊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

精兵配之衍閒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俱進前失道衍望見

如持兩炬者隨之始得上賢首山王肅引軍來脅衍堅壁不進忽

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蕭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

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時肅傾

壁十萬陣於水北衍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

長戟翼之城見援至蕭誕乃遣長史王伯瑜出軍攻魏柵魏軍

表裏受敵遂大崩潰肅昶俱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昶巾箱中魏主敕曰問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已未誕等又追擊破之誅誑之弟也先是上以義陽危急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冲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冲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邱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卽邱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濂之

宋秦始初青冀二州入於魏乃置青冀二州刺史治嗣山杜佑曰宋明帝立青冀二州寄治賴榆齊

青州治朐山冀州理隄口今臨淮州漣水縣魏收志鄒郡有建陵縣漢古縣也宋白曰厚邱故城在海州沐陽縣北四十五里又東彭城郡龍沮縣有卽邱城卽亦漢縣本國瑕邪郡賢曰卽卽卽左傳之祝邱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紀城春秋之紀鄒故城也杜預曰東海嶺嶽縣東北有故紀城

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

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

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

齊獻王收葬事見八十一

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誕與魏主同年幼同視席尚魏主妹樂安

長公主雖無學術而資性瀟灑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

上罪惡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

於洲上

邵陽洲在鍾離城北淮水中

柵斷水路夾築二城

既築城於洲上又於淮水南北兩岸夾築

二城柵柵水中

以斷援兵之路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

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州刺史高閎璽書具論其狀閎

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曷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

受蕭虎降也

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

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

盱眙小城攻之不克

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班師之日兵不成一

城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

宋時淮上以壽陽廣陵爲大鎮

不可守

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尙在而攻其

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

畱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

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

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

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生兵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

以孤軍守孤城勢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

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

奮發終何益哉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旣克大鎮城

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

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猶不

樂屬魏思歸江南

途有五固之役 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

攻圍歷時卒不能克

事見一百三十五年
卷高帝建元三年

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

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
觀變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爲長
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
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
靡聽治之所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

此與魏同
說文久陰

曰

魏且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讐羸弱之夫內勤

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龍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

乎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理宜釋甲願早

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

斤謂斧
斤之役

板謂板
築之役

然後命將出師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崔慧景以魏人城

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
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顧罷兵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
下語魏人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兵據渚邀斷津路魏主
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閣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
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
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
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
齊兵四集圍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眾相拒再宿
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旣而水稍
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眾而
濟播椿之兄也

楊椿見一百三十七
卷武帝永明八年

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

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遇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胄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穎胄以魏寇尙遠不卽施行魏兵竟不至穎胄太祖之從子也蕭穎胄太祖從弟赤斧之子上遣尙書左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魏之南伐也盧昶等猶在建康齊人恨之餉以蒸豆昶怖懼食之淚汗交橫謁者張思甯辭氣不屈死於館中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蘇武獨不近愧

思甯平乃黜爲民 戊子魏太師京兆武公馮熙卒於平城 乙未魏主宏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爲馮熙舉哀大傅錄尙書事平陽公丕不樂南遷與陸叡表請魏主遷歸熙葬魏主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窮喪者乎今經始洛邑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令僕以下可付法官貶之仍詔迎熙及博陵長公主之柩南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王故事 魏主之在鎮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

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潔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惴懼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眾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丘

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軍人莫有知者卒全軍還仇池討叛氏

平之英楨之子懿衍之兄也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

發兵六千人戍南鄭

魏雍州治長安領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北池等郡太和中置涇州治臨涇城鎮安定隴東

新平平涼平原等郡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鎮鎮平秦武功武都郡

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

李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

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

漢中

之地在關中南山之南故曰山外

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

鄭城謂南鄭城

然後差

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

謂褒斜之道也

今欲深

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拔食盡不可運糧古人

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

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

在近

謂以繩羈係其君而致之在近言不遠也

豈汲汲於今日也空待疆宇既廣糧食

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爲吞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

野跬步弗降

赭城卽赭陽城也

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甯可以遠兵

固

李神蓋謂淮漢之地爲東道謂南鄭爲西藩

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

土中

洛陽爲土中

地接寇攘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

建康爲江南都會之地故曰江

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閉守致懼求其死效

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成爲上魏主從之 癸丑魏主宏如小沛

己未如瑕邱庚申如魯城親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

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修孔子墓更

建碑銘戊辰魏主如碣磈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

沂流還洛淹諫以爲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魏主曰我以平城
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
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魏城陽王鸞等攻
赭陽諸將不相統一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按甲不戰以疲之李佐
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眾帝遣太子右衛率垣歷生救之諸將
以眾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盧淵等引去歷生追
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真度
於沙場考異曰齊書魏虜傳真度敗在建武元年末魏帝紀
城陽王鸞以敗軍獲罪在太和十九年五月今從之鸞等
覓魏主於瑕邱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朕以新遷
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爲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
佐韋珍皆削官爵爲民佐仍徙瀛州

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冀州章武浮陽置瀛州怡

池都軍城以薛真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聽存其爵及荊州

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魏廣川剛王諧卒諧

畧之子也 略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 魏主恁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

禮 賈山曰古者賢君之於臣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所誌已棺就棺也塗謂塗殯

也 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大

功再臨小功總麻一臨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其再臨

諧將大斂素服深衣往哭之及既殯又以總麻弔焉 甲戌魏主

如滑臺丙子舍於石濟庚辰太子出迎於平桃城 魏收志濟陰郡

水經注曰滎陽縣有魏亭俗謂之平桃城 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

私戒之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

魏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太子詣行在既至見詳而不見幹陰

謀殺之

使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還第癸

未魏主還洛陽告於太廟甲申減冗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

行飲至之禮左傳曠修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

數軍實又曰反行飲至合辭策勳焉飲至者告至於

廟而飲班賞有差需用法嚴峻尙書郎坐杖罰者皆卽科行何

書左丞蕭琛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

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

自魏晉已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

高昔品而罰遵讞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

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

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

自奉赦之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人懷慙懼兼有子弟

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罰者依禮不行 甲午魏太子冠於廟

魏主恚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耶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魏主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魏主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魏主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魏主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與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晉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晉不聽仍舊若有故爲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爲然不對曰實如聖旨魏主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覺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

矣冲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冲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冲免
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我徂東
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爲不遵前詔皆謝罪魏主曰朕言
非是卿等當庭爭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
得爲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

城赴太師熙之喪

癸丑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

漢時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

博士掌之內則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後漢則藏之東觀晉有中
外三閣經書陸機謝表云身登三閣謂爲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祕
書也此三閣之名所由始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魏有司奏廣川王妃葬於

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葬

大尊歸卑廣川王葬新卒故曰新尊其妃先卒

故曰魏主恣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

邙山在洛城北其先有夫死於

代者聽妻遺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遺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

便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遺北於是代人遷洛者悉爲

河南洛陽人 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依周禮班之天下 度正通鑑

原文云其法依漢志爲之今按魏書及北史俱云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故改正

上之廢鬱林王也許

蕭詵以揚州旣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詵恚曰見炊飯熟推

以與人詵恃功頗干預朝政所欲選用輒命尙書使爲申論上聞

而忌之以蕭詵蕭詵方將兵拒魏隱忍不發壬戌上遊華林園與

詵及尙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罷詵出至華林閣仗身

執還省 仗身執仗之衛士也天子禁衛有齋內仗身見齊書蕭詵傳又按杜佑通典曰唐制擊成之官給仗身其人數既衆

成之上中下爲差京官五品已上亦有仗身職員 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詵曰隆昌之際非

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 謀爲南徐州詵爲司州所謂二州也詵封衡陽郡公詵封

西昌侯詵封安復侯所請三封也 朝廷相報正可極此卿極懷怨望乃云炊飯已

候所請三封也

熟合甌與人邪今賜卿死遂殺之靈臨死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
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停語來去我今死遺取卿矣至
秋而智明死見譔爲祟焉上既誅譔并殺其弟誅又以黃門郎蕭
衍爲司州別駕往執誣殺之靈子校妻江才君淹之女也聞譔死
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初譔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嘗語
之曰君相不減高帝譔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及譔死文猷亦
伏誅上又節且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 乙丑
以右衛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 魏高閭上言鄴城密皇后廟
頽圯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卽宜罷毀詔罷之 密皇后世祖
母杜皇后也
后鄭人神廟三年立廟於鄴高閭
爲相州刺史相州治鄴故上言之 魏拓拔英之寇漢中也沮水
氏楊馥之爲齊擊武興氏楊集始破之 按漢志武都郡沮水有東
狼谷沮水所出也水在廣

業郡界唐鳳州同谷縣魏之廣業郡也氏居沮水上因以爲種落之名秋七月辛卯以馥之爲北秦

州刺史

蕭子顯曰永明佛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偕亦曰秦州而荆州刺史嘗督二秦梁是則志所載

秦州爲南秦氏爲北秦然是時秦州所領諸郡皆傷郡與荒郡也仇池公八月乙巳魏選武勇

之士十五萬人爲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爲後虎賁羽林作亂殺張彝父子張本

魏

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四門學始此

魏主宏遊華

林園觀故景陽山

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

黃門侍郎郭祚曰山以仁靜

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魏主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朱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實顯用事制

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
彈劾不避彊禦魏主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薛聰
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
門侍郎散騎常侍魏主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
悉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恆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恆陪
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
莫窺其際魏主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魏主亦雅相體悉謂之
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所能榮也 九月庚午魏六宮及文武
悉遷於洛陽 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美其治
效賞賜甚厚閭數請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
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

史高閭漢陽齊友
人幽州統內也

令存勸兩脩恩法竝舉

從所請以勸善示
恩降號以存法

以高

陽王雍爲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 己丑徙南平王寶攸爲邵陵

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

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

寶攸皇子餘
皆高武子孫

乙未魏主恣自鄴

遷冬十月丙辰至洛陽 壬戌魏詔諸州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爲

三等以聞又詔徐兗光南青荆洛六州嚴募戎備應須赴集

魏徐
州領

彭城南陽平沛蘭陵北濟陰等郡兗州領泰山魯高平任城高平
東陽平等郡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領東萊長廣東牟
等郡南青州卽東徐州魏主更名領東安東莞鄆魏先置荊州於
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太和十一年改爲洛州置荊州於樓
城領南陽順陽新野襄城等
郡詔募戎備復南伐也 十一月丁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

光樓

東田見武帝紀永明十一年
興光樓蓋亦文惠太子所建

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妃

澄之女也

清澄見一百三十三卷
宋蒼梧王元徽二年

庚午魏主宏如委粟山定園

丘己卯魏主引諸儒議園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於

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

記禮器之言鄭元
注曰泮宮郊學也

請前一日告廟從之甲

申魏主祀園丘大赦

十二月乙未朔魏主宏見羣臣於光極堂

宣下品令爲大選之始

品令九品之令也大選
者謂將大選羣臣也

光祿勳于烈子登

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今聖明之朝理應謙讓而臣子登引

求進

引人謂引他
人之例也

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

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

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

城縣子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欺臣下莫何公言得

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

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况乃自經南面負辰宸居或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塗壟攢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伊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堦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增置守衛

此晉帝諸陵謂在江

南

者 甲子魏主恣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

賜冠服以易胡服

先

是魏人未嘗用錢魏主始命鑄太和五銖是歲鼓鑄粗備詔公私用之 魏以光城蠻帥田益宗爲南司州刺史所統守宰聽其銓

置後更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

魏以益宗旣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

立東豫州又按五代志及水經注新蔡當作新息

氏王楊昞卒

晉建武三年

魏元法太和二十年

春正月丁卯以楊吳子崇祖爲沙州刺史

封陰平王

考異曰齊本紀作丁酉按長曆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

魏主委下詔以

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始改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

考異曰魏初功臣姓皆重複奇僻孝文太和中變胡俗始改之魏收作魏

書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所稱者蓋其舊姓名耳今並從魏書以就簡易

魏主雅重門

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媿

莫非清望魏主亦以其女爲夫人詔黃門郎司徒左長史宋弁定

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雖功賢之庸無異寒

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

功衰自小功大功以上至齊衰也猥

卑下也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

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

四姓盧崔鄭王也

自

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爲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

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品登王公者爲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

三世官在尙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爲姓其大人之後而皇始

已來三世官不顯者爲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顯者

亦爲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令司空穆亮尙書陸琇等

詳定務令平允秀載之子也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

修之門

王國舍人舍謂諸王妃賓之舍其人即妃嬪也入族即前自代來八姓

咸陽王禧娶隸戶爲

之

隸戶謂沒入爲奴隸之戶

魏主深賁之因下詔爲六弟聘室前者所納可爲

妾媵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趙郡王幹可聘故

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

平城女高陽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可

聘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懿

義之子也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

五姓爲首

盧崔鄭王并李爲五姓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靈李順李孝伯輩從子姪皆趙李也

眾議以薛

氏爲河東茂族魏主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

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

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

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魏主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考異曰北史

薛聰傳爲羽林監帝會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人謂卿諸辭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辭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沖後魏國典

魏主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

身各有常分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爲膏粱子弟乎爲致治乎魏主曰欲爲治耳沖曰然則陛下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魏主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魏主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著作佐郎韓顥宗曰

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魏主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魏主謂昶曰或言惟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後之流內銓外銓善分於此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

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孔穎達疏曰不在朝廷謂

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

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爲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爲城陽王 二月

壬寅魏詔羣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魏詔介山之邑復聽人
寒食自餘仍禁 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
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耆已上
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
鳩杖衣裳 熊氏曰國老謂耆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
老兼庶人在官者毛萇曰黃黃髮也耆老艾也陸德明
曰耆至也言至老境也漢儀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
十者授以玉杖鋪之藥粥八十者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
鳥爲飾耆者不啻之 鳥也從老人不啻之 丁丑魏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之民望年

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

毛萇曰衡門橫木
爲門言淺陋也

壬午詔乘

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

校欄格也飾其
校飾其欄格也

上志慕節儉太官

醬進裏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

今之裏蒸以餅
和糯米入香藥

松子胡桃仁等物以竹筴裏而
蒸之大瓊二指許不勞四破也

又嘗用阜莢以餘灑授左右曰此

可更用

阜茨木匠高大英形如猪牙去垢膩洗沐多用之

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上欲

壞之王晏等咸稱聖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德莫過三元

王屬寶典

日正月爲端月其一日爲上日亦云三元謂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也

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

上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宐移在

此器上甚慙上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

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

按蕭子顯齊志六署者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入

議疑讞六案也九府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九卿府也

文武勳舊皆不歸

選部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於繁密南康王侍郎穎川

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頽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

作而成務

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官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註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

天子惟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嵩曰鍾嶸何

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對曰嶮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幸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 夏四月甲辰

魏廣州刺史薛法護來降

以蕭子顯齊書考之廣州不在太和十年分置三十八州之數魏收地形志永

安中置廣州治魯陽意此時廣州亦當置於魯陽也

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

五月丙戌魏營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

蘇此諸陵皆謂在河南者

丁亥魏主恣有事於方澤

秋七月魏廢皇后馮

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於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爲尼及太后殂魏主立熙少女爲皇后既而其姊疾愈魏主息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入宮不率妾禮后頗愧恨昭儀因譖而廢之后素

賁謹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爲練行尼 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
至於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魏主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
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霽洽獨京城微少細民
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使舍人應
之曰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
朕雖不食數朝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
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卽當進膳如其不
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魏太子恂不
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
胡服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八月戊戌魏主如嵩高
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中領軍元

儼勒門防遏入夜乃定詰旦尙書陸琇馳啓魏主魏主大駭祕其

事仍至汴口而還

汴口汴水與河通之口至此而後還以安人心

甲寅入宮引見恂數其

罪親與咸陽王禧更代杖之百餘下扶曳出外囚於城西月餘乃

能起

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楨卒

九月戊辰魏主恽講

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平城 庚寅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戊戌魏

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爲羽林虎賁司州民十二夫調一以供公

私力役

此時魏以洛爲司州

魏吐京胡反

魏世祖太平眞君九年置吐京郡水經注曰吐京卽漢西河郡

土軍縣夷夏俗音訛也

詔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帥并肆之眾以討之

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縣西河吐京定陽北鄉正平五域中陽絳郡皆屬焉并州領太原上黨樂平鄉郡肆州領新興秀容鴈門郡

彬楨之子也彬遣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車突谷又破之

五代史志離石郡太和縣後周置烏突郡烏突係蓋因車突谷而名之也

俘雜畜以萬數詔以彬爲汾

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
奏許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若不能克
必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兵身先將士
討去居平之 干二月魏主宏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循察開
倉賑恤 魏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 魏主雲引見羣臣於清徽

堂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免冠頓首謝魏主曰卿

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親古人所貴今恂欲違父逃

叛跨據恆朔

魏太祖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郡平城太和初洛改爲恆州杜佑曰魏恆州在唐代鄆安邊馬邑縣界朔朔

州也宋白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及代尹及遷洛陽置司州於洛以平城爲恆州隋雲中郡恆安鎮卽其地後魏懷朔鎮孝文遷洛於定襄故城置朔州在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憂

也閏月丙寅廢恂爲庶人

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大馮有龍日夜譏恂魏書無之又魏帝紀在十二月丙

齊按長歷魏閏十一月置於河陽無鼻城水涇漢水出河內軹縣原山南流注於河水東

有無鼻邑謂之無鼻城蕭子顯曰在河橋北二里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

戊辰魏置常平倉 戊寅太子寶卷冠 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

主宏穆泰切諫而止由是有寵及魏志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

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泰自尙書右僕射出爲定州刺史

自陳久病士溫則甚乞爲恆州魏主爲之徙恆州刺史陸叡爲定

州以秦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陰結鎮北大將軍樂陵

王思譽安樂侯隆撫冥鎮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州

刺史陽平王頤爲主思譽天賜之子業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

叡以爲洛陽休明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洛魏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詳明德有所底止周德歸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勸泰

緩之泰由是未發願僞許泰等以安其意而密以狀聞行吏部尙書任城王澄有疾魏主召見於凝閣堂謂之曰穆泰謀爲不軌扇誘宗室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強爲我北行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彊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爲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驚怯足以制之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魏主笑曰任城有行朕復何憂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

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

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魏晉以下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御仗左右帶御仗在

天子左右者授澄以爲衛仍行恆州事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

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

陽平王願刺期州在平城西

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

事未可遣宐依敕召并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既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當似勢弱泰既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宐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不意曉諭秦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魏主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臯陶何以過之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魏主恣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書說命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惟南寇未平夙夜悵惋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此國之大事宐

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冲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魏主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既從復云人事未備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魏主宓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連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主善之遂除其制疑少敦學業多所寬宥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誓以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

世同居於後頗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糶踊賣鄉人或有贈遺挺受而散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其在光州威恩竝著風化大行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諫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齊紀七

起建武四年盡永泰元年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

魏元宏太和二十一年

春正月大赦

考異曰齊書紀云庚午大赦按長曆是月己丑朔無

庚午故不書日

丙申魏立皇子恪爲太子魏主宏宴於清徽堂語及太

子恂李冲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魏主曰朕尙不能化其惡師

傅何謝也

壬寅詔民產子者獨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

新婚者獨夫役一年

乙巳魏主宏北巡

初尙書令王晏爲世

祖所寵任及上謀廢鬱林王晏卽欣然推奉鬱林王已廢上與晏

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卽位晏

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旣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

竝用所親每與上爭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

事際謂舉事之際而須者倚其爲用

心惡之嘗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國家事又

得晏啓諫世祖以上領選事

見一百三十七卷未明八年

以此愈猜薄之始安

王遙光勅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尙不能

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上默然上遺腹心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

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

好屏人清閑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奉朝請鮮于文粲

密探上旨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

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

報晏及徐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

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省在華林園因名考異曰晏傳云元會畢乃召晏誅之案紀丙

辰晏伏誅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

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

并

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

明達蓋世祖時主帥

及晏子德元德和下

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以爲主使守虛器

晏弟詡爲廣州刺史上遣南中郎司馬蕭季微襲殺之季微上之

殺高帝從子新吳侯景先

從祖弟也

之子

蕭毅奢豪好弓馬爲上所忌故因事陷之

也 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爲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

僂不敢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人交

通鬱林王之將廢也寘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

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敬弼未暇此事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

晉宋閒人多謂從弟爲阿戎至唐猶然如杜甫於從弟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

思遠知上外待晏

厚而內已疑異乘閒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凡人多拙於自

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

而晏敗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

尉氏縣漢屬陳留江左偏置於今六合縣界屬

家晏屢至其門季緒聞其笄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嘗食醬美問

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

既吐其所食者又覆其所餘者

及晏敗人爲之懼孝緒曰

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上既誅晏思遠宜從坐既而聞其

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 二月壬戌魏主宏至太原 甲子以左

僕射徐孝嗣爲尙書令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刺史季敞縱狂
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蕭謀所毀引故累爲郡守在政貪殘謀
輒掩護之及謀以罪誅朝廷并誅其弟誅季敞請自收之遂深加
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謂之曰已死之人何須至此君不憶相提
拔時耶幽良有知終當相報及在廣州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
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蛇所齧肉盡而
死慘楚備至論者以爲業報焉

姪音

癸酉魏主宏至平城引見

穆泰陸叡之黨間之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

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爲民

考異日齊

書魏虜傳云僞征北將軍恆州刺史距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
叔平陽王安壽成懷欄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

州刺史馮翊公自鄴安樂公主拓拔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
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而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與魏書名姓
全不同今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并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
從魏書

魏主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
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而不獨胡服於其閒晚乃稍加冠帶
而不能修飾容儀魏主亦不強也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
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

陜北卽恆朔二州之地關卽馬門之東陜

西陜二

關也丕在并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心頗

然之及事覺不從魏主至平城魏主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
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魏主以丕嘗受詔許以不
死聽免死爲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於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餘
子徙敦煌初丕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

鏡主賜冲烈詔曰赦叛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

逆既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就

臣州刺史府賜死而死於獄故曰別府免其孥戮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連坐應

死特恕爲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于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此明禮所

謂八柄馭羣臣者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資苟有其罪

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此周禮所謂八議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聽之於棘木

下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

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

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

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是時代鄉舊族多與秦等連謀惟于烈二宗無所染涉魏主由是

益重之魏主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

人謂之鴈臣 三月己酉魏主恣南至離石

離石漢縣屬西河郡隋爲離石郡唐爲石

州 叛胡請降詔宥之夏四月庚申至龍門遣使祀夏禹

水經注龍門上口在

漢河東北屈縣西所謂孟門也龍門下口在河東皮氏縣西北大禹所鑿故於此祠焉

癸亥至蒲坂祀虞舜

皇甫謐云舜都蒲坂故又於此祀焉

辛未至長安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皆丙子遣

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

魏太子恂既廢頗自悔過御史中尉

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

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

椒味辛大熱有毒其合口者尤甚漢桓思后之釀李咸搗椒自應帝責椒

二斛以殺高武諸子孫皆是物也

斂以鐵棺常服瘞於河陽

癸未魏大將軍宋

明王劉昶卒於彭城葬以殊禮 丙戌魏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

諸陵 五月己丑魏主宏東還汎泗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

雙武王於鎬 亦於故都祀之也周之豐 六月庚申還洛陽 壬戌

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二十萬 魏太宗泰常八年置濟州於濟北碭城領濟北平原東平南

清河 將入寇 魏穆泰之反也中書監魏郡公穆羆與之通謀赦

後事發削官爵爲民羆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

劾魏主宏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羆亮遜位 丁卯魏節分

六師以定行畱 秋七月魏立昭儀馮氏爲皇后后欲母養太子

恪恪母高氏自代如洛陽暴卒於其縣 戊辰魏以穆亮爲征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

壬戌魏立皇子愉爲京兆王懌爲清河王懷爲廣平王 追尊景

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 前司徒左長史張融卒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陸脩靜以白鷲羽鷹尾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爲封溪令路經嶂險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遺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或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立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索筆增之曰漉沙搗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昏路人稱其敏稍遷中書郎張氏羣從竝以理晉辭修儀範爲事獨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趨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咸市而融了無慙色體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奇愛之每見必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嘗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而舉

秩不肖前迎融亦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融與吏部尙書何戡善往詣戡誤通尙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爲司徒從事中郎請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對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不解以問其從兄緒緒曰融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世祖嘗面許爲司徒長史而敕竟不下融嘗燕見乘一馬甚瘦世祖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粟一石世祖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世祖大笑明日卽除長史

世說以此事爲宋太祖事今按融傳爲司徒長史在永明八年

則宋太祖當作齊世祖

融雖誕怪而性實孝義忌月必三旬不聽樂事寡嫂

甚謹人以此多之 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車發洛陽使吏

部尙書任城王澄居守以御史中尉李彪兼度支尙書與僕射李

冲參治留臺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辭曰親疎竝用古之

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求自試以攻

吳蜀帝不許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魏主恣大笑執勰手曰

二曹以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上遣軍主直閣將軍胡

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成赭陽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

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蕭子顯齊志西汝南屬雍州北義陽屬雍州甯蠻府自宋未有雙頭郡太守率治一

處舞陰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魏以氏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

史靈珍舉州來降魏置梁州於仇池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

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

集同集眾集始窘急請降九月丁酉魏主宏以河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魏主宏下詔曰哀貧恤老王者所先饑寡六疾尤宜矜憫可敕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孫六十已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癯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眞度勸魏

主宏先取樊鄧

此時魏荊州督治魯陽樊鄧逼近洛陽欲先取之以廣封略

眞度引兵寇南陽

太守房伯玉羣敗之

此謂去年沙場之敗也

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

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吹笳

沸地

吹笳者以齒齧笳作氣吹之其聲如雷非其下者以指夾笳吹之然後有聲謂之嘯指

辛丑魏主留諸

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

城之外郭曰郛

房伯玉

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公孫延景

考異曰齊書作公孫雲今從魏書

謂伯

玉曰我今蕩一六合非如曩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鄉

此城當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

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

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讐罪一也

明帝夷滅武帝頃子孫故謂之讐

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駕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

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

大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

主上光紹大宗非惟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教是以區

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

反己而言不應垂責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

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 魏李崇榭山分道

出氏不意表裏襲之

樓逆所木也

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眾滅

大半崇進據赤土

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武階郡

靈珍遣從

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鵝峽

按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郡將利縣

萬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飛龍峽以氏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龍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龍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成武興今爲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建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注仇池東北有龍門成此其是歟鵝峽常在龍門西南。

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鵝峽之口聚礮石臨崖下之

以拒魏兵

魏碑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墮下

崇命

統軍慕容拒帥眾五千從它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鵝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

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
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都督
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丁未魏主悉發南陽
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
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
玉已降汝何爲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
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成公期遣胡
松引發兵攻其營胡松時助成赭陽 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
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
作露布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賊克捷伏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顯宗若露布上聞行在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
蓋城中堅守之心

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晒之

韓顯宗對策甲科除著作郎近故云在東觀笑不虞顏曰晒近

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良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惟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

虹城

此卽漢沛郡之虹縣城也師古曰虹晉賈南北兵爭其樓男地在下邳夏邱縣界唐復爲虹縣屬泗州虹今讀如絳

女四千餘人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昶救雍州十

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丁酉魏敗齊兵於

沔北將軍王伏保等爲魏所獲丙辰以楊靈珍爲北秦州刺史

考異曰齊氏傳作北梁州今從齊書

仇池公武都王

新野人張膺帥萬餘家據柵

拒魏膺音

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

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

考異曰齊魏虜傳云均口今從虎焦

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

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眾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眾軍並受

節度庚午魏主宏南臨河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

攻魏南青州黃郭戍

魏收志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置義塢郡治黃郭塢又按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

二青州東魏廢州立義塢郡及懷仁縣

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

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

據傳永得太倉口在魏豫州界是時魏置豫州於汝南新息縣廣陵

城與齊義陽隔淮對壘則太倉口當在淮北岸以魏人積倉粟於此而有是名也

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

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

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

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輒貯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

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

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生

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

裴叔業自徐州

遷爲豫州水經注關陽縣有葛陵城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冢城魏蓋於此置戍因謂之楚王戍肅復令永

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填外壘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脩期耳

永字
併期 曲江公遙欣好武事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

外親則倚后弟西中郎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祐帝母景皇

后祚之姑也敬以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爲都

督荆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鎮據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

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

欣有異迹包藏禍心者謂之異志形見於事爲謂之異迹上乃以季連爲益州刺史爲後劉季

連據益州張本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之子也 詔徵吳興太

守謝朓爲侍中中書令朓抗表不應召遂棄官而隱左民尚書何

膺聞其風亦拜表辭職不待報卽去帝怒將收之已而聽其遠志

膺聞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膺二兄求點竝

棲遁至是膺又隱世號爲何氏三高又稱點爲大山膺爲小山

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元入貢於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
徙魏主恣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割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
眾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
而安保不至禮嘉遣高昌安保亦遣伊吾安保遣其屬黨與安等
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
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魏太和五年馬儒始
王高昌至是爲國人
所立麴嘉爲王魏氏得高昌始此嘉
字靈鳳金城榆中人復臣於柔然安保獨與顧禮
馬義舒還洛陽

戊永泰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
元宏太和二十二年

魏

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加中

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 魏統軍李佐攻新
野太守劉思忌隨宜應接食盡糞土爲粥而救兵不至丁亥拔之

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甯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於

是河北大震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

湖陽縣故縣國漢屬南陽郡晉宋省齊於此置戍湖陽既

入魏置西淮安郡唐爲湖陽縣屬唐州

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

起南鄉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爲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鸞

而食之

黃瑤起殺王肅父魚見一百三十八卷世祖永明十一年

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

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

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

意呼遙光爲司徒也考之

遙光傳時未拜司徒詳考齊史帝弟安陸昭王編先帝卒建武元年贈司徒此蓋指言編諸子也

高武子孫日益

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

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

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鳴咽流

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遜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初帝少孤太祖憐之恩養過於己子世祖卽位亦寵任不替惟世宗在東宮甚惡之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我亦不解其故當由其福薄故也已而世宗未登極而殂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廷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而世祖不悟遣詔使帝輔政帝既得政誅鋤狼籍高武之子幾絕至是又誅十王而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殮葬畢乃去泌濟陽人也少貧晝日斫屨爲菜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

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敝衾多綿裹置壁_上恐蟲
飢死乃復取置衣中自此終身無復蠶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
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母墓爲野火所燒泌哭泣三
日淚盡繼之以血歷任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
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僕兄弟
其與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
載之躬自步去泌族人_有與泌同名者世呼爲孝泌以別之 庚

戌魏主恣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衛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

是時魏不

攻壽陽

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伯玉從父弟思

安爲魏中統軍數爲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

宋泰始三年房法壽降魏故房氏羣從多

仕於魏而思安得爲伯玉請

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爲使持節都

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月壬午朔慧景

蕭衍大敗於鄧城鄧城在襄陽郡安養縣界唐

貞元中又改安養縣爲鄧城縣今鄧城縣在襄陽城北二

十里屬漢水按南北對境圖自鄧城南過新河至襄城時慧景

至襄陽五郡已陷沒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鄉北襄城并西汝南北襄陽二郡太守也慧景與衍及

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諸

軍登城拒守時將士尊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

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既而魏眾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

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

斷後死戰且戰且卻行慧景過關溝據蕭子顯齊書關溝近沙場

溝南流逕鄧城沙場在宛縣界蓋場水入此軍人相蹈藉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殺傅法憲

界而入於漢也

士卒赴溝死者相枕山陽收襖仗壞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

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

河北有樊城山陽所據蓋卽此城也

至暮魏兵乃退諸

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眾羽儀華蓋以圍

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

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表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

陽

渦陽城在漢沛郡山桑縣東南渦水逕其南時爲魏南兗州治所杜佑曰唐爲亳州蒙城縣地

魏南兗州刺史

濟北孟表守渦陽

魏南兗州領下蔡及梁譙沛等郡

糧盡食草木皮葉表撫循將

士戮力固守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瑣

等攻龍亢

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縣屬焉龍亢城南臨渦水。或音歸

魏

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羽走追獲其節魏主使安

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竝受王肅

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

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鎮三將

詣懸瓠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

魏平州治肥如城
餉遼西北平二郡

傅永奪官爵黜

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

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

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

乃解義陽之圍與沈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

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眾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

叔業還保渦口

渦口渦水入淮之口也渦口對淮南岸卽齊
馬頭郡杜佑曰渦口今臨淮陳水縣非也

初

魏御史中尉李彪家世孤微

李彪衛國頓丘人家素
寒微少孤貧而好學

朝無親援初

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冲好士傾心附之

清淵縣漢屬魏郡
晉以來屬陽平郡

亦重其材學禮遇甚厚薦於魏主宏且爲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

及爲中尉彈劾不避貴戚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廷臣遂皆卑下之
洛陽令元志齊之孫也獨不爲之屈每出行輒與之爭道彪言於
魏主曰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
衡志亦上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戶豈有俯同眾官趨避
中尉魏主時亦嫌其太橫乃謂彪曰洛陽戎之豐沛自應分路揚
鑣志出乃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魏主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
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巒則鳳其在
本枝也而彪猶不悛縱肆如故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冲稍稍疎
之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冲浸銜之及魏主南伐彪與
冲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冲爭辯
形於聲色自以身爲法官他人其能糾劾事多專恣冲不勝忿乃

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尙書省上表劾彪違倣高亢公行僭逸坐

與禁省

言坐與前入禁省也漢法不下公門爲不敬

私取官材輒駕乘黃

乘黃御馬也杜佑曰漢有

朱央殿令魏改爲乘黃殿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爲名或亦無所憚

名飛黃昔有旬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皂無所憚

憚臣輒集尙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尙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

見事謂彪見所

犯之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

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

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尙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

物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

振古自古也

校其行寔天下佞暴之賊臣

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

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

奏

詩曰取彼蕭人投畀有北
毛注云北方寒涼而不毛

所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

之譜

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棘
譏人罔極交亂四國

冲手自作表家人不知魏主覽表歎

悵久之曰不意留臺乃至於此既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

爲滿也

李彪字道固
僕射謂冲也

黃門侍郎宋弁素怨冲而與彪同州相善陰

左右之有司慮彪大辟魏主宥之除名而已冲雅性溫厚及收彪

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冲

嘗辱肆口遂發病荒悻言語錯繆時扼腕大罵稱李彪小人醫藥

不能療或以爲肝裂旬餘而卒魏主哭之悲不自勝贈司空冲勤

敏彊力久處要劇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修舉纒四

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時每多忿競及冲貴祿賜皆與其

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

以此少之

魏主雲以彭城王綽爲宗師

魏書宗師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

詔使督察宗室有不帥教者以聞

夏四月甲寅改元

大司馬

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

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宐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

少寬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

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

自建

康東入會稽

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

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

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時人因名焦尾琴

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悵歌

晉志曰懊悵歌者陸安初俗閒詠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

擬杜佑曰懊悵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絲布遊難縫一曲而已仲雄

傲其曲而作歌曰常歎負情儂卽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

題上愈猜愧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

守歸音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

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嬰金嬰

謂鳩也賜死者以金嬰敬則女為徐州行事謝朓妻敬則子太子

洗馬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岳以情告朓官至將軍而未有軍號者

為正員將軍次為員外將軍朓音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岳馳啓以聞敬則城局

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掾王公林

自晉以來諸郡有五官掾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

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

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樽蒲謂眾曰卿諸人

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閣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言應作如此事謂應

也敬則不應明且召山陰令王詢臺得御史鍾離祖願臺侍御史

燕所送行

諸郡錢

敬則橫刀跂坐

跂坐垂足而

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鬼

有幾錢物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

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

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了邪敬則舉兵反招集配衣

配分給也分給

二三日便發前中書令何胤乘官隱居若邪山若

甲以衣被之

山在會稽東

敬則欲劫以爲何書令長吏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

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

胤尙之之孫也先是癸亥月食色赤如血三日而王敬則舉兵眾

以爲敬則禮烈所感 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

集懸瓠 魏趙郡靈王幹卒 上聞王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兄

員外郎世雄

此卽敬則世子仲雄也

記室參軍季哲

敬則爲大司馬以其子爲

記室參軍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將千人在徐州擊魏救徐州刺史徐元慶殺之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疑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

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武諸孫處西省

據蕭子恪傳西省永福省也至唐分三省以門下省

爲西省中書省爲東省

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

入其夜令太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

前漢都水屬水衡都尉後漢光武省

水衡都尉并少府都水屬都國晉屬大司農蕭子恪志無都水都官尚書有水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作大匠然齊大匠卿不常置故都水之官不見於志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

啓也書姓名於奏白日刺啓奏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

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備其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備啟子

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具備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

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寶覽

緡之子也

緡上弟也

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

今之錢唐江也

張瓌遣兵三千

拒敬則於松江

松江在吳郡吳縣南古笠澤也今屬蘇州吳江縣

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

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簞荷鍤隨之者十餘

萬眾至晉陵南沙人范倓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

公上琅姓也敬則本

晉陵南沙人范范倓化舉縣應之

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

蕭氏之先俱葬武進高帝之祖也從

其先兆亦葬武進號泰安陵

烏程邱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

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

疎

長岡在曲阿縣界今謂之上

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爾數日臺軍

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濱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

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

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

頭備京口路

湖頭元武湖頭也其地東接蔣山西巖下西抵元武湖隄地勢坦平當京口大路

恭祖慧景

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一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

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

再上不得王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寇袁文曠斬之

南史有軍容馬容如

桓康爲齊高帝軍容蕭摩訶馬容陳智深陳叔陵蓋皆備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爲名

乙酉

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

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

征虜亭在方山南自元武湖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

謂敬則至急

裝欲走

急裝謂縛袴也戎裝謂之急裝

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策

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之來聲

勢甚盛裁少日而敗臺軍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眾
太守王瞻上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上許之所全活以萬數瞻宏
之從孫也少好逸游爲閭里患及長折節脩士操其在晉陵潔己
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
上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
官不讓遂成恆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

朓恥以告妻父得
官故曰讓別有電

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

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

國秩

彭城國秩也職俸所居職合受之
俸也親恤亦魏朝給親以恤親者

魏主宏詔曰割身存國理爲

遠矣職俸便停親國一妻聽三分受一壬午又詔損皇后私府之
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蕭衍爲雍州刺史衍從舅范陽張宏策與衍年相輩幼相親狎恆隨衍游處每入衍室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嘗從衍宿酒酣徒席星下語及時事宏策因問衍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衍曰其可言乎宏策曰別無他人言亦何害衍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軍必動若動則漢北必亡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宏策曰敬則張兩赤服容能立事衍曰敬則庸才爲天下驅除耳上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剡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宏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衍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宏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衍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

魏軍果寇新野陷漢陽諸郡夏四月敬則果反不久就戮至是竟以行代曹虎爲雍州刺史宏策心喜謂衍曰星下之言驗矣衍笑曰且勿多言宏策從衍西行仍參幃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衍乃表爲錄事參軍 己酉土殂於正福殿

年四十七

遺詔徐令可重申前

命

徐令謂徐孝嗣也孝嗣爲尙書令建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

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

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可委陳太尉

陳太尉謂暄達內外

眾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

暄參懷心膺之任可委劉俊蕭惠休崔慧景上性猜多慮簡於出

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

有疾甚祕之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爲藥外始

知之

文簿中白魚所謂鱣魚也本草謂之衣魚亦曰白魚利小便兼偏風口疳衍養日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衣帛中或

有之身自厚粉手觸之則粉落 太子卽皇帝位 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於

懸瓠

王子奉朝請鄧學以齊興郡降魏

武帝永明三年置齊興郡屬郢州其地當在西

陽七陽二郡界

魏主宏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

樹者爲主相帥北叛魏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福

坐黜官更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自懷

朔以東悉稟節度仍攝鎮平城繼熙之曾孫也 八月葬明皇帝

於興安陵

陵在曲阿

崩號高宗帝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

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閼入臨無髮號慟俯仰

頓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鶩啼來乎

漢五行志曰鶩或曰禿鶩師古曰

鶩一名濁河腹下胡大如數升食好羣入羣中并水食魚因名禿鶩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鶩性貪惡今俗呼禿鶩一名扶老狀

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

舞頭高八尺善與人鬪好啗蛇 初宋元徽中桂陽王休範及領軍

將軍鄱陽公勳戰死於朱雀航子俊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
父尸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素與勳善以書譬俊殷勤抑勉
俊後終身不由朱雀航路至是高宗之喪俊衛送山陵路經航過
感慟至曲阿而卒 九月己亥魏主恣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

喪春秋左氏傳曰晉士句侵齊及魯聞喪而還禮也引兵還庚子
公羊傳曰遷者何善辭也何善辭大其不伐喪也

詔北伐高車 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侍臣左右惟彭城王勰

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

軍將軍丹楊徐善徐善丹陽人宋明帝之世客青州時在洛

陽急召之既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

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君其勉之勰又密爲壇

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魏主疾

有閒丙午發懸瓠舍於汝濱集百官坐徐譽於上席稱揚其功除
鴻臚卿封金鄉縣伯賜錢萬緡諸王別餉資各不減千匹冬十一
月辛巳魏主如鄴 戊子立妃褚氏爲皇后贈后父澄金紫光祿
大夫 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擾
亂請遣使鎮別推檢言六鎮各遣一使
令各推檢一鎮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
撫若悔悟從役者卽令赴軍令赴南伐
之軍也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
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魏主宥
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 林邑王詣
農入朝海中值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林邑王